

浅析屈原代表作《离骚》的艺术特色

■朱莉

(重庆市江津区白沙镇综合文化站 重庆 江津 402260)

摘要:本文从屈原的人生经历、思想主张出发,结合《离骚》的文学地位、内容和主题思想,从文章人物形象的塑造、手法上的特征、结构上的特点、语言特色等方面,对该作品的艺术特色作了浅显的分析与解剖。并在浅析的过程中夹杂了自己品读屈原和《离骚》的一些认识与感悟。

关键词:屈原;离骚;浅析;艺术特色

作者简介:朱莉,本科,重庆市江津区白沙镇综合文化站

屈原是一位真挚且有内涵的爱国主义诗人。他出身宗室,年少时受过良好教育,具有卓越才能和丰富学识。年青时曾任左怀王左徒,“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1]但后因楚怀王听信上官大夫的谗言而被疏远,政治地位几度丧失,政治主张得不到实现。怀王死后,顷襄王即位,屈原却仍被放逐。流亡中,他“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却依旧心系祖国安危,哀叹民生多艰,写下了大量的诗篇。

虽然仕途不顺,一生艰辛坎坷,但屈原却坚持做着最真实的自己。在那个连渔夫都劝其逐流的社会环境里,屈原的思想如那初出淤泥的芙蓉,绽放着熠熠光辉。屈原主张举贤任能,积极吸取儒家思想;主张修明法度,积极吸收法家思想;主张“连齐抗秦”的政治军事策略;坚持追求“美政”的理想,追求明君贤臣的理想社会。屈原这些积极进步的思想主张,无疑是给了楚国昏庸的君主和谄媚的大臣们深深地一击,但他的进步思想也因此被注定无法得到实现。

屈原这一崇高的思想理论主张、真挚与忠贞的人格魅力,在其代表作《离骚》中得到了最完美的诠释。

“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2]《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为我国古代最长的政治抒情诗,它作于诗人放逐汉北时,是他充满爱国激情的抒忧发愤之作。全诗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从开头至“岂余心之可惩”,抒发诗人的身世抱负,忠而被疏的痛苦心情和坚持理想、九死不悔的斗争精神,主要是对往事的追忆。第二部分从“女嬃之婵媛兮”至“余焉能忍与此终古”,以历访神妃等情节的描写,来表现诗人政治理想破灭的感伤。以及在困境中仍旧坚持美政理想的无限执着,体现出了自己不畏现实、坚持不懈的崇高品质。第三部分从“索琼茅以筮兮”到结尾,作者借令氛、巫咸的劝己远行,把现实的残酷同幻想的唯美有机结合起来,既表达了对现实的不舍,又表达了对美好幻想的渴望与向往,诗人去留的矛盾心理,进一步揭示出了现实的浑浊与自己不得施展抱负的愤懑。

《离骚》包含着极为丰富的内容,既揭露了楚国政治的黑暗,又抒写了作者的自我抱负,现实的刻画与幻想境界的描绘和谐的融合在了一起。美人香草把文章点缀成了一幅光彩亮丽的人生图画,令人炫目使人震撼。而文章中所抒发的情感,“又是‘哀乐之极,笑啼无端;笑啼之极,言语无端’(陈继儒语),令人难以琢磨。但只要理清诗人情感起伏变化的层次脉络,便会感到‘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鲁迅语)。”^[3]

“屈平之作《离骚》,盖子怨生也。《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4]《离骚》有着鲜明的主题思想,表达了诗人政治革新的要求,以及对“举贤授

能”、“修明法度”的美政理想的追求;表达了诗人热爱祖国、关心民生疾苦的强烈爱国激情;展示了诗人坚持正义,反对奸邪的高尚情操和九死不悔的斗争精神。

《离骚》是我国古代文化史上悲剧美的最早典范,它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既典型又完美的主人公屈原的自我形象。屈原以“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5]等词句,表达了自己“心系怀王”的主张,但自己的一腔热情却换来“日黄昏以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6]这样被君主疏远的结果。“椒专佞以慢愎兮,椒又欲充夫佩帙。既干进而务入兮,又何芳之能祗。”^[7]表现了作者对误国误民的奸佞小人们的深切憎恨。虽然自己有满腔热忱,却不被君王重用,眼睁睁看着小人当道,只能发出“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8]的感伤与叹息。

有人说,楚怀王造就屈原悲剧的同时也成就了屈原,我觉得这种说法颇欠妥当。屈原的悲剧是由整个昏暗的社会造成的,楚怀王作为统治者只是代表封建黑暗的楚王朝对屈原行驶了刽子手的职责,屈原的不遇是整个国家的问题。发愤著书,屈原的成就无疑与其不幸遭遇有关,但我觉得更与屈原自身的品德与思想修养有关,如果屈原自身不坚贞伟大,那他怎会没有同流合污。作为屈原自传式的《离骚》,让我们认识到了一个鲜活而典型的屈原的形象。

在表现手法上,《离骚》最大的特色是比兴、象征手法的运用。它继承和发展了《诗经》比兴的手法,将本体和喻体水乳交融,并将这种表现手法扩展到诗篇的整个艺术构思上,借以塑造出一组组富于象征性色彩的意象群。开创了“美人香草”式的寓意表现手法,对后世陶渊明、李白等文人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结构方面,《离骚》运用大量的历史故事和神话传说,发挥独特的想象,具有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作者讽喻现实,连香草美人都被赋予了人格意义,充满了奇幻之感。朱自清所谓的“比体诗”的四大类——咏史诗、游仙诗、艳情诗、咏物诗,都可以从《离骚》中寻找源头。

就风格上而言,《离骚》具有浓郁的楚国地方特色。黄伯恩《翼骚序》云:“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给“美人香草”赋予象征意义来抒发感情,既是屈原的创造,同时其也与楚国地方文化相关联。《离骚》对楚国方言、口语和物称等的运用,使全诗具有鲜明的楚国地方色彩和民族特色。屈原在风格上的这一创造,对以楚国民歌为基础的楚辞的形成具有重大意义。

《离骚》语言极富文采。如远游场面的铺陈描写,开创了汉赋的先河。全篇大量运用“兮”字,使语言具有音乐美。文中广泛运用对偶句,并适当采用了正对、反对等多种对偶形式,对骈体文的产生也有一定的影响作用。该诗还开创了三字连绵的新格局,不仅利于情感的表达,还增加了文章语言的声韵美。

《离骚》另一伟大成就在于它开创了一种新的诗歌题材形式,即“骚体”。它突破了四言为主的格式,以六言为主;在结构上,长篇巨制,结构恢弘。“离骚者,犹离忧也。”^[9]屈原式的“骚怨”情绪,对后世文人产生了深远影响。宋代著名史学家、

(下转第51页)

的美感,读者在阅读木心作品时还得备一本古汉语词典,学者们或许通读无碍,普通读者却有些困难。木心作品中现代的苦闷、人类的焦虑与智者的豁达并存,用世界性的眼光评鉴各色文化,遵循美学的原则机智幽默地品评中外文学。所以要研究木心,不仅要求学者清楚中国文学从古代到现当代的流变,还需兼具丰厚的外国文学修养,这对学科专业日益细化的当今学术发展趋势来说确实增加了研究难度。

此外是木心研究的意义尚未得到重视。不论木心是否称得上是大师,他所从事的是纯文学的创作无疑。现当代文学的多样化生态首先应该从对不同风格作家的肯定来生成。陈丹青引进木心的原因之一也是认为当今大陆文学没有类似风格的作品,木心的作品提供给我们一个思路,汉语言文学或许可以这样发展。木心的创作包括诗、散文、小说乃至文学史的讲义,他是个全面的作家。除此之外,木心还是画家,大量的创作,以及木心独特的生平经历、其与林风眠、席德进等画家的交游都值得我们文学、艺术和文化的角度去研究木心的作品,考察木心式的文艺工作者参与中国文化思想史的过程。木心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在于木心为反思五四文学革命提供了一个契机。木心并不是五四的继承者,他反倒有些类似学衡派,虽然言语刻薄思想却中庸守正,不似王国维般怀古恋旧也不像胡适摧枯拉朽。“白话文运动”在展开之时即出现了语言浅白、生涩的弊病,发展到今天,现代汉语已然优美流畅,然而木心作品的出现却给现代汉语更增一层神韵,即是继承传统的神韵。中国是诗的王国,追求语言的至精至美,五四文学革命在求新求变之时难以避免地抛弃了古代文学的所有形式和旨趣,以致中国文学在西化的潮流中至今也没有找到适合自己言说的方式。木心在语言和意旨上却做到了融汇古今、交揉中西,他给读者一个眼光看文学看人,同时读者还有一个自己的眼光看他。

木心研究现阶段应先从文本分析研究入手,再拓展到文学史研究、文化研究等领域。即便是文本分析研究成果,目前也乏善可陈,作为一个创作丰富的作家理应得到学术界更多的关注和讨论。

【注释】

①孙郁 游走于世界的狂士——与孙郁谈木心的创作 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 2007 03 130

【参考文献】

- [1]木心,哥伦比亚的倒影[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
- [2]木心,文学回忆录[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第1版
- [3]孙郁,木心之旅[J].读书,2007(7):111-116
- [4]孙郁,文体家的小说与小说家的文体[J].文艺争鸣,2012(11)(5)
- [6]夏葆元,木心的远行与归来[J]上海文学,2012.03

(上接第44页)

司马迁所信奉的治民原则为萌芽于夏商周时期的“礼乐刑政,综合为治”。《史记·乐书》中,他明确提出:“故礼以导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9]意为用礼来引导民众志向,用乐来和谐民众的声音,用政来规范民众行为,用刑法来预防民众犯罪,四者共同的目的是使民众同心同德,行为不逾矩,从而达到治理国家的目的。在《循吏列传》中,司马迁首先发表意见,“法令所以导民也,刑罚所以禁奸也。”如若居官者奉公尽职,依法办事,民众就会以他们为榜样来约束自身。《酷吏列传》进一步阐述了这一思想,“孔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

有耻且格。”他评价汉初改革严苛的秦律之后,官员们治绩纯厚丰盛,不至于做出奸邪之事,百姓也都平安无事。由此导出并非酷吏就能治理好国家的观点。

汉初实行的休养生息政策使得国家经济迅速发展,但“黄老之学”“无为而治”的治民方法逐渐脱离了社会实际,汉武帝利用多与他关系亲近的酷吏来打击豪强,收敛社会财富,进而维护封建专制统治。司马迁深刻认识到这一点。从对酷吏的叙述中可以看出,他肯定了酷吏中郅都等人的优良品质,但也以秉笔直书的史官精神,批判了他们当中某些人阴奉阳违的卑劣品格,如实揭露了他们违法乱纪的丑恶行径,并同时记录了大部分酷吏的悲剧性结局。他还以春秋笔法,隐蔽地将投枪和匕首指向当朝最大的酷吏——汉武帝,从而提出自己“礼乐刑政,综合为治”的治民思想,对于历届执政者的施政实践乃至今天的社会管理,都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 [1][2]张永雷等译注,汉书[M].中华书局,2009.10:394
- [3][4]陈登原著,国使田闻[M].中华书局,2000.8:354
- [5]张永雷等译注,汉书[M].中华书局,2009.10:991
- [6]司马迁著,史记[M].中华书局,2006.6:183-184、
- [7]左丘明撰 鲍思陶点校,国语[M].齐鲁书社,1998.12:73
- [8]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春秋穀梁传注疏[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2:190
- [9]司马迁著,史记[M].中华书局,1963.1:1179、1186

(上接第52页)

词人宋初说:“《离骚》为辞赋之祖,后人为之,如至方不能加矩,至圆不能加规。”他的意思是说,《离骚》不仅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文学领域,而且还创造了一个中国后世辞赋遥不可及的典范。

汤炳正先生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太史公曰认为:“司马迁对屈原虽深表同情,但却同意贾谊的观点而责怪屈原应远逝他国,不应轻生沉渊。”^[10]这一思想影响较大。从屈原生平和其代表作《离骚》的解读,我并不赞成这一观点。屈原的死是因为现实与梦想的强烈碰撞,他的死并非“轻生深渊”,而是极具勇气,死得决绝与伟大。他宁可毅然死去,也不愿向污浊的现实卑躬屈膝,他用死来诠释了自己一生的高洁。

在当下这个浮躁的社会,闲时偶品《离骚》,定对我们作文和为人有所帮助。就如李白在《江山吟》中所说的那样:“屈平辞赋悬明,楚王台榭空山丘。”

【参考文献】

- [1]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A),北京:华夏出版社,1998
- [2]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A),北京:华夏出版社,1998
- [3]千古绝唱话《离骚》.名家读古诗(Z),中国计划出版社,2005
- [4]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A),北京:华夏出版社,1998
- [5]屈原,离骚,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编第一册(A),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6]屈原,离骚,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编第一册(A),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7]屈原,离骚,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编第一册(A),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8]屈原,离骚,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编第一册(A),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9]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A),北京:华夏出版社,1998
- [10]张庆利,《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太史公”发微(J),天津大学学报,2009,(5)